

漂亮的土豆

□苏州 李云

早晨,院子里种植的几棵月季花开得如火如荼。其实也就三四棵,却因为花朵盛大,开得招摇,便有了磅礴的气势,不管不顾地大红着粉红着玫红着。因为有了这花,我待在院子里的时间多了起来,洗衣服、剥豆子,尽管这花不香,也不雅致,甚至有点艳俗,但不得不说是叫人欢喜。邻居叫我的声音从围栏外传来,她要给我几个土豆。土豆装在红色塑料袋里,隔着袋子就能看到一个个土豆大小匀称,个头饱满,真是一袋子漂亮的土豆啊。

开心地捧着漂亮的土豆看着,不禁就一个个安排到:这个切丝炒酸辣土豆丝;这个切片煎;这个和在米饭里煮;这个炸薯条;这个做土豆泥;这个打土豆粉……一个土豆,拥有五花八门的吃法。我是吃着土豆长大的人。在我们陕南,土豆一种就是几亩地,一行一行地,在玉米林里成熟。土豆跟玉米种在一块地里,这种法叫套种。这也就预示挖土豆是件很辛苦的事,人钻在玉米林里,像置身蒸笼,四周都是热烘烘的。胳膊和脸颊还会被玉米的叶片刮伤,热、疼、痒、累,如此复杂的体感交织在一起,好在土豆长势好,一窝一窝的土豆蛋蛋被刨出来,母亲蹲

在地上再一个个捡到篮子里。当靠在石坎上的背篓倒满,父亲就得丢下锄头将土豆背回家。一背篓土豆少说也有个两百来斤,在我眼里父亲就是大力士。一地的土豆变成一屋子的土豆堆着,累得父亲母亲也像土豆匍匐在地里,跟土地来了一个最忠诚的接触。

但在吴江,种土豆就是玩玩。那时我们还住在村里,种一小块,刨出来的土豆小小的,类似鹌鹑蛋。一篮子的“鹌鹑蛋”被拎到河边使劲搓,嫩皮一片一片去掉,就会丢进锅里烧肉。种植不成气候,也就产生不了情结——虽然土豆比红烧肉要好吃。邻居给我的这几个土豆,是从小区外面的一些边边角角的土地里种出来的。现在我们住的是拆迁小区,邻居家这对老夫妻勤劳质朴,总会找到一些地来种菜。这几个漂亮的土豆怎么看都像是从陕南来的品种,跟我父亲母亲种植的一样,大大的,黄皮,口感面面的。得到我的赞赏,邻居阿姨自然高兴不已,听明白了我赞赏的不仅是土豆还有对她勤劳的褒奖——一个喜欢种植的人、一个住在拆迁小区还保持着农民身份的人,对土地是有着千丝万缕的情意的,为人处世也像土豆那样实在。

悠扬的暑假

□河北邢台 米丽宏

也许是有暑假的原因,总觉得夏天有一种假日气质。长长的白天里,做着时间的富人。

大白天,安心呆在室内,看书,学习。“小度”音箱循环播放着清新、空灵的《故乡原风景》,前奏过后,陶笛忽地“悠”起来,将心牵入安静的原野之间,室内的空气也似乎充满了负氧离子。

空调定在26度,案头的栀子花香,一波一波芳馥如雪。栀子花落,于晨光的早市上,买回了几枝莲,滋润着因高温而潜滋暗长的火。

教师生活的迷人之处,寒暑假是其一吧。长长的假日里,让心闲下来,虚心消暑,修身养性。

唐白居易写《消暑》:“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散热由心静,凉生为室空。”是的,如没特殊的任务,那就像诗人那样可劲宅着。一日三餐,费点心思,早晚摆个茶席来喝喝。杯中绿茶,会勾起遐想。远山叠翠,泉水洗山,涧石和绿幽幽的野葡萄,也被漱净。林风,被染绿;野花,飘零水中。杯中茶,跟那风、那泉,有几分神似,清冽、碧绿。缓缓呷一口,喉舌生津。身上渗些微汗,心情缓缓失重,下沉,下沉,像一片羽毛,摆脱风的纠缠,稳妥地找到自己的归宿。

假日,一两本书,怎么够读?随性地阅读吧,因为这时光悠悠,读

而我认为的美好生活也就从一朵艳丽的月季花过渡到一枚漂亮的土豆身上。土豆自然而然就成为一个修辞,带领着我回到陕南,感受到父母的爱,也对他们充满体恤。电话过去,果不其然,母亲正在地里挖土豆。我说:热吧。她答:是的,里面热烘烘的,像蒸笼。我说:太热了就少干点,现在人吃得不多,土豆淀粉高。她说:什么淀粉我可不干,吃不了喂猪,你吃的猪肉可有淀粉啊?每年的年底,我都能够收到母亲快递过来的腊肉,这些用土豆、玉米、红薯喂养的猪是真正的土猪肉。一入锅,飘香十里。漂亮的土豆从泥土里被刨出来之后,就走进了人世间的爱与痛里。

诗人余秀华就是一个可以用土豆来形容的女人,朴素,脸色蜡黄,但诗心饱满,野性粗犷,但也细腻敏感,像土豆苗开出的紫色伞状小花,盛开的意义在于长出更漂亮的土豆。《后山黄昏》《石磨》《阳光照在小院里》,都是极好的诗,像捧着热乎乎的土豆坐在院子里随意吟咏出来的——她的心中种满了土豆,一首诗便是我们挖掘到的一枚枚土豆,像玫瑰花在暗夜盛开,之后是一篮子的土豆,拎在手上沉甸甸的。

点什么书都能尽意。明清小品,唐诗宋词,人物传记,历史军事,毕飞宇的小说,孙犁晚年的散文……都是很迷人的。尤其那些文言文,细细品来,文气山长水远,意蕴沉静,一颗颗的字,被他们调遣得像凉凉的月光旧梦,纷扬飘来。

晚间,去公园散步,走出一身细汗。回家来,三下两下,褪尽累赘,极速立到淋浴头下面去。汩汩温水,从头缓缓而降。想想那火伞高张的白日,有多少人在烈日下奔走、鏖战,而我们如此悠闲,真的该知足、该感恩啊。

暑假结束,抖落慵倦,走进校园,你元气满满,又是那个容光焕发的好老师。

歌,儿子早已按捺不住湿滑的心,拿出准备好的小盒子,一路小跑着到了一处墙角。在湿滑的墙面上,他循着晶莹的线条,果然找到了行动缓慢的蜗牛,他雀跃地和蜗牛说明了缘由,温柔地将它请到盒子里带回了家。

夜已深,儿子拥着一个甜美的梦早早地睡下了,他深信妈妈会在一场神秘的仪式后从蜗牛那里借到一颗牙。幽暗的客厅里,独留我和这只滑溜溜的家伙四目相对,我暗自苦笑,不知什么时候也睡过去了。

隔天一早,身体被一阵强烈的声音唤醒:“妈妈,蜗牛真的借给我一颗牙了!”我赶紧跑过去,一粒小小的白色牙齿从儿子的牙床里悄悄探了出来。他兴奋地抱了我,又跑过去捧起了那只帮了大忙的蜗牛连连道谢。

趁着露珠未散,我们将蜗牛放回了墙角,回来的路上,儿子快乐如初,他一蹦一跳,背后是一整个夏天的晨曦。

一棵泡桐树

□南京 金小明

我这个人喜欢记日子。只要记住了某个日子,便可讲出一点故事来。

记得1986年2月3日,是个暖阳高照的星期一,我终于盼星盼月月亮地在单位附近的匡庐路上分到了一间14平方米的“过渡房”,随后也就结束了8年的单身汉生活,喜忧参半地过起了二人世界的小家庭生活。

我们这幢二层楼的北面是山阴路,而南面则是一个空旷的小院子。我居一楼,且是朝南的一间,阳光不受遮挡。只要不是阴雨天,室内总是亮堂堂的。但窗前的空地上堆了许多碎砖乱瓦,既有碍观瞻,又不太安全。为此,我和夫人下决心一鼓作气把它们彻底清理干净。这大概是三月初的事,也正是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草木争荣的时节。但意想不到的,过了不久,窗前的这块平地上悄然长出了一棵小树苗,且在暖风细雨的滋润下,很快长成了一棵小树。到初夏时节,它可真是“占尽风情向小院”,无阻无束地踮高过了窗台,成了一棵粗壮结实、英俊挺拔的泡桐树。虽置身斗室,且居楼下,能有这玉树临窗,绿荫抚疏,也令我们欣喜不已。

这棵泡桐树自然天成,笑傲一方。它独享阳光,根须舒展,很接天露地气,所以无需特殊照顾。但我毕竟是它的主人,它日夜与我邻作伴,我多少也得对它尽些关爱与照料义务。为此,八月初的一天上午,我心血来潮,细心周到地为它做了一次美容手术。主要是删繁就简,为它剪除了一些蔓生的枝杈,使它更加精神焕发,灵动有姿。记得当年郑板桥先生有“一竹一兰一石,有节有香有骨”的妙论,我延伸一下,戏称为“一竹一兰一石一树,有节有香有骨有情”。不信你细细看看,它尽管管

牵牛花儿开

□四川攀枝花 李廷英

大清早,蝉就高声大叫,告诉人们又一个火热的日子开始了。

在乡下,牵牛花属于杂花野草,寻常普通。我看见隔壁的张婶正在连扯带拽地把牵牛花割回家喂牛,吃草的牛只会觉得牵牛花味道真不错。

那年我上六年级,在落后的小镇上求学。小镇离家远,我是住校生,寝室里没有床,同学们挤着睡在桌子上……每天我都把洗脸水倒在寝室门口的一个烂花盆里,久而久之,竟然长出了一株牵牛花。我捡了一根干树枝插在烂花盆里,顺手的动作,也没有指望它开花。

有了干树枝的牵牛花,长势更好了,一天一个样,竟然有了花骨朵儿。上小学的我,不懂牵牛花那温婉柔弱且极富诗意的美。我和同学们六点起床,牵牛花已经开了,那时候也不知道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朝颜”,只觉得牵牛花比我们

得如此高大了,但与同类的树相比,仍显得与众不同。它的躯干是深青色的,光滑的表皮上还有薄薄的胎毛,每一片叶子都饱含着初心与深情。它向着太阳欢笑,迎着微风曼舞。经春雨一润,似乎一夜间就绽放出一嘟噜一嘟噜紫红色的花儿来。如同清风明月不用钱买一样,上帝赐予我这么一柱青春绿色,我的内心洋溢着喜悦与感恩之情。

南京的春天短,一转眼就进入盛夏季节,狂风暴雨自是常客。有天晚上,闪电劲舞,雷声在小院里打滚,暴雨更是倾盆而下,这棵树被狂风刮得东倒西歪,似有折断的危险。树枝拍打着窗玻璃,似乎在向我紧急呼救。我责无旁贷,迅速拿了家里的晒衣杆和塑料绳子,夺门而出,把竹竿插入地下,上端紧紧捆住树干,用“三点固定法”把树稳定住。回到屋内,因没有了后顾之忧,我反倒有了“留得残荷听雨声”般的闲情逸致了。

此时,我忽然记起著名女书法家萧娴有《咏竹》诗云:“我爱青青竹,飘然异卉木。数竿窗前植,隔帘漾新绿。闲取月下影,摹作画中读。欣然此生机,竟可医我俗。”此诗虽然脱胎于郑板桥的题竹诗,但却暗合了我此刻的情思。竹也好,树也罢,万物皆有灵,各自有禀性。

1992年6月25日,因这幢房屋拆迁,我要离开这里了。离开时,我能带的东西都带走了,唯独这棵与我相知相伴了6年多的少年泡桐树我带不走。我也深知它的命运凶多吉少。分手的那天晚上,我独自站在它跟前,竟一阵心酸袭来,默默地擦着眼泪,总觉得有些依依不舍和对不起它。最终的结局,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谜。

我至今依然深切地怀念着这棵泡桐树。

向蜗牛借一颗牙

□浙江台州 黄彬倩

一块肉,被放置在切牙与尖牙之间,经过一番咬合、摩擦,无动于衷,无奈之下,筷子只能将肉的位置挪移到尖牙和磨牙之间,慢慢咀嚼、吞咽。

这是儿子最近一段时间的常态。吃饭这样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却因换牙期牙齿接二连三地下岗而显得尤为艰难。他开始频繁地出现在镜子前,充满希冀的目光仿佛能填补空荡荡的牙洞。

换牙的经历于我而言早已是板结的记忆,掉落的牙究竟多久能长回来,我的印象全无,只记得童年时母亲告诉我,若是上排的牙掉了,需扔进床底,下排的牙掉了则需抛至屋顶,但无论哪个部位的牙齿,扔的时候必须双脚合拢,内心虔诚祷告,否则长出来的牙就会参差不齐。

如今,缺失的牙给儿子的饮食带来了不便,但心急火燎,于是我给他支了个招儿,让他去书里找长牙的方法,借此机会让他转移注意力。

某个晚上,房间里被投掷进一个兴奋的声音:“我找到方法啦!妈妈,你看,蜗牛有一万多颗牙齿。”顺着小手指的科普一栏,我着实吓了一跳,不起眼的蜗牛,竟然拥有如此庞大数量的牙齿。突然,他轻轻地抓着我的耳朵:“妈妈,蜗牛有那么多牙齿,我去向它借一颗,它应该不介意的。”他似乎掌握了一个高级的秘密。我望着他笃定的眼神,笑着附和:“对对,妈妈到时候陪你一起去。”

受厄尔尼诺的影响,雨露们内分泌失调,混淆了时令,喜欢潮湿的蜗牛踪迹全无,儿子借牙的希望被热得发红的太阳晒得渐渐蒸发。

几天后的一个晌午,一阵闷雷响过,雨滴像断了线的珠子,“啪嗒啪嗒”地落下,惊飞了满地的灰尘。阳光剪碎的枝叶被雨水温柔地缝合,水塘和沟渠也得以喘上一口气,借牙的希望随着雨水的注入,再次变得充盈。雨将歇未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042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